

<<七夜雪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七夜雪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737325

10位ISBN编号：7538737324

出版时间：2011-9

出版时间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沧月

页数：34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## 前言

第一夜关于故事从小我就喜欢故事。

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喜欢倾听故事，而并不愿意讲述它们。

因为闭口时我觉得自己充盈，而一开口，当那些语言随风而散，自己就会如昙花一般地枯萎。

一直到2001年，我触摸到了键盘——在敲下第一个字时，那个叫“沧月”的女子在指尖诞生。

她代替了我，用一个个汉字将心里的那些故事描绘出来，通过虚拟的网络，穿越千山万水、传达给另一端的人们。

从此，我终于可以沉默着讲述一切。

第二夜关于写作我并不是一个天才，也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写作训练。

一直以来，驱使我不停地书写的唯一动力、只是心底那种倾诉的欲望。

就如一个女童站在人海里、茫茫然地开口唱出了第一句，并未想过要赢得多少的掌声，但渐渐地身边便会有一些人驻足倾听。

她感到欢喜，也有惶惑，只想尽力唱得更好一些。

——但是却渐渐觉得，只凭着最初的热爱和天赋，所能触及的终究有限。

在“沧月”诞生后的五年里，也曾遇到过诸多引导者。

在最初那段孤独而茫然的日子里，那些亦师亦友的人曾和我结伴而行，从不同的角度善意地指引我，使我能看得更宽广，到达更远的地方。

他们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颗种子，在几年后渐渐生发蓬勃。

写作一途道长而歧，五年朝市皆异，如今行到水穷处时，身畔能同看云起时的人已日渐寥落——然而，那份感谢却一直不曾忘记。

在多年后的一个雪夜，在电脑前敲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脑海里浮现出席慕容的诗——“我知道满树的花朵”只源于冰雪中的一粒种子。

”第三夜关于雪我曾在很多篇文章里提及江南的雨，然而却很少写到雪。

对于出生在浙东古城、十八岁后又移居杭州的我来说，二十多年来对于雪的记忆实在是稀薄。

或许是因为江南下雪的日子无多，而雨季常绵延不绝；或许只是由于身体虚弱，所以对寒冷一直心怀畏惧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期盼着一个无雪的暖冬。

可惜，还是经常会因为寒冷而半夜冻醒，觉得膝盖以下一片冰冷，辗转难眠。

第二天开门出去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——雪，应该是某种终结的象征吧？

少年时的我，在心底这样隐秘地想着。

第四夜关于夜04年的冬天，我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出租房里准备着硕士论文，同时也进入了写作的高产时期。

那间建于80年代的房子位于顶楼，没有暖气，狭小局促，不足四平方的小厅里摆了两台电脑，厨房位于阳台上。

我们三个女生挤在那里，渡过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每当半夜，在室友睡了之后，我会泡一杯果珍，戴上耳机，孤身进入笔下的世界，让身外一切悄然退去。

寂静的深夜力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，几乎是保持着一个姿式、无休止地敲打着键盘。

直到晨曦微露才回到卧室拉上窗帘，筋疲力尽地倒头睡去。

而睁开眼睛时，外面夕阳已然落山，室内空无一人。

没有购物，没有聚会，没有派对，甚至一起居住的室友都甚少有说话的机会。

生活之于我，仿佛是存在于镜子另一面的东西——镜子里映照着种种喧嚣热闹车水马龙的景象，而我置身于外地看着，偶尔伸出手触摸，摸到的也只是冰冷的镜面。

这样枯寂而平静的日子过了很久，我也已然习惯。

——写作本就是一件寂寞的事情。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就如荆棘鸟必须以血来换取歌喉，不能惯于寂寞的人，只怕也难以触及自己心里埋藏着的那个世界吧？

至少，我是那样想的。

第五夜关于雪夜然而04年的冬天出乎意料的寒冷，一连几场多年未见的大雪骤然降落。

最大一场雪是半夜落下的，无声无息。

外面气温骤降，而迟钝的我却毫无知觉，依旧穿着牛仔裤和单衣坐在电脑前急速敲字，一动不动地一直坐到了天亮。

清晨，在站起身时猛然失去平衡，重重跌倒；然后，惊骇地发现冻僵的膝盖已然无法屈伸。

那一次的雪令我记忆尤深。

——冻伤之处溃烂见骨，右膝上从此留下了两处疤痕，圆圆如同两只小眼睛，在每次气温骤变的时候都会隐隐作痛。

在春秋两季，都不得不先在膝盖上铺上厚厚的毯子，才能开始安然码字。

那是雪所给予我的烙印。

第六夜关于生活那之后我想，我应该重新走入到周围的世界中去，像所有同龄人那样活着。

否则，这种日夜颠倒、离群索居的生活会将我摧毁。

随之而来的就是毕业，是一份新的工作，是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是逐步规律的作息——我开始了作为一名执业建筑师的生涯，渐渐不在深宵写字。

在闲暇的时候我会出去，在西湖边一个小店一个小店的逛，一家餐馆一家餐馆的品尝，在柳荫下看着湖上的烟霞发呆，在有雪的夜晚早早地躲在温暖的被窝里，懒散地翻书听曲……生活变成了一只滴滴答答走着的钟表，有序，准确，却机械。

一切，似乎都如了我的意。

而心中却涌动着一种不甘。

不！

我应该是一个织梦者，我的人生不应该仅仅只是这样——如果说以前那种生活将会摧毁我的健康，那么，如今这种生活只会让我枯萎。

于是，我放任心里那种倾诉欲望重新翻涌而来，兜头将我淹没。

第七夜关于七夜雪开始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06年春节。

那时候我从工作中暂时解脱，回到老家休假，有了大段的闲暇——我并不喜爱热闹，也不爱走亲访友串门子，于是就像少年时那样端一把椅子，在家里的花园中独自出神。

冬日的暖阳晒得我醺醺欲睡，但那些故事的碎片却渐渐从薄薄的日光里浮出来了，飘忽不定，仿佛等待着我去伸手去捉住它们。

那一瞬间，我决定写一个与雪有关的故事。

年少时写下的文章往往锋芒毕露，充满了尖锐入骨的刺痛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从来没有“妥协”两个字。

所有的人物都是如此骄傲，如此绝决，不能完全的得到、便是彻底的毁灭，两者之间绝无圆转的余地——比如《听雪楼》，又比如《幻世》。

然而，七夜雪的主题，却是妥协和放弃。

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没有撕心裂肺的激烈冲突，有的只是钝而深的痛感和解脱后的无力。

每一个人都从往日的河流里涉水而来，背负着不同的记忆，他们的命运纠缠难解，但到了最终却可以相互放弃，彼此解脱——薛紫夜放弃了雪怀，霍展白放弃了秋水音，雅弥放弃了教王……他们都淌过了时间之河，向彼岸走去。

——只留下这个孤独的叙述者还站在那里，怔怔地看着这些人的背影消失在时空的雾气里。

如同看着自己的身外之身。

曾上高峰窥皓月，偶开天眼觑红尘。

可怜身是眼中人。

终曲以文为镜，可以知自身——原来这几年来自己的心境也已悄然改变。

我并不以年少时的青涩锋芒为羞，也不以如今的敛藏隐忍为憾——因为我知道再过五年回顾如今，一

<<七夜雪>>

定也也会发觉出种种的不如人意。

人，总是要经历过这样反复回环的锤炼，才能慢慢地成长和上升。

那么，陪伴了我五年的读者们，你们是否也在同样地成长？

当我在深宵独自坐在电脑前倾诉时，感谢你们一直在聆听；当我因为生活的种种困顿而拖稿时，感谢你们耐心地等待、一直不曾离开。

而我，也将一直一直地陪伴你们，直到你们毕业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、老去……直到你们将我忘记。

## <<七夜雪>>

### 内容概要

摩迦一族传说中的杀人妖瞳现世，药师谷年轻的主人薛紫夜在命运的轮盘下，选择了孤身一人奔赴魔界大光明宫。而鼎剑阁霍展白，他并不知道，这个女子的救赎，换来的是一场千里的跋涉，一次最后无法相见的告别.....

跋涉千里来向你道别，在最初和最后的雪夜，  
请原谅于此刻转身离去的我——  
为那荒芜的岁月，  
为我的最终无法坚持，  
为生命中最深的爱恋，却终究抵不过时间。

## <<七夜雪>>

### 作者简介

沧月

取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”之意

2001年底开始在网络发表作品，先以武侠成名，后转入幻想领域

2002年开始为畅销杂志撰文，随后【听雪楼】【鼎剑阁】【镜】【羽】系列横空出世

十年来出版作品二十余种

作品累积销量达10,000,000册

为中国最畅销及最受欢迎女作者

出版作品代表：

“听雪楼”系列：

《血薇》《护花铃》《指间砂》

“鼎剑阁”系列：

《大漠荒颜·帝都赋》《曼珠沙华·彼岸花》《七夜雪》《幻世·剑歌·碧城》

“镜”系列：

《镜·双城》《镜·破军》《镜·龙战》《镜·辟天》《镜·神寂》《镜·织梦者》

“羽”系列：

《羽·青空之蓝》《羽·赤炎之瞳》《羽·黯月之

<<七夜雪>>

书籍目录

- 序章
- 一 雪?第一夜
- 二 雪?第二夜
- 三 雪?第三夜
- 四 雪?第四夜
- 五 雪?第五夜
- 六 雪?第六夜
- 七 雪?第七夜
- 八 往昔
- 九 刺杀
- 十 重逢
- 十一 七星海棠
- 十二 绝杀
- 十三 参商永隔
- 十四 今夕何夕
- 十五 余光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雪是不知何时开始下的。

如此之大，仿佛一群蝶无声无息地从冷灰色的云层间降落，穿过茫茫的冷杉林，铺天盖地而来。

只是一转眼，荒凉的原野已经是苍白一片。

等到霍展白喘息平时，大雪已然落满了剑锋。

红色的血，落在纯黑色的剑上。

血的腥味让两日一夜未进食的胃，痉挛起来。

对于杀人向来手不沾血的他来说，这次杀的人实在是……有点太多了。

他剧烈地喘息，身体却不敢移动丝毫，手臂僵直，保持着一剑刺出后的姿势。

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相持：他手里的剑贯穿了对手的胸口，将对方钉在了背后深黑的冷杉树上。

然而同时，那个带着白玉面具的杀手的剑也刺入了他的身体里，穿过右肋直抵肺部——在这样的致命一击后，两人的体力都到达了极限，各自喘息。

只要任何一方稍微动一下，立即便是同归于尽的结局。

荒原上，一时间寂静如死。

雪还在一片一片落下，无休无止，巨大的冷杉树如同一座座冰冷的墓碑指向苍穹。

他和那个银衣杀手在林中沉默地对峙着，保持着最后一击时诡异的姿态，手中的剑都停留在彼此的身体里。

霍展白小心地喘息，感觉胸膛里扩张的肺叶几乎要触到那柄冰冷的剑。

他竭力维持着身形和神智，不让自己在对方倒下之前失去知觉。

而面前被自己长剑刺穿的胸膛也在急促起伏，白玉面具后的那双眼睛正在缓缓黯淡下去。

看来，对方也是强弩之末了。

尽管对方几度竭力推进，但霍展白右肋上的剑卡在肋骨上，在穿透肺叶之前终于颓然无力，止住了去势，带着面具的头微微一侧，无声地垂落下去。

霍展白不做声地吐出一口气——毕竟还是赢了！

那样寒冷的雪原上，如果再僵持下去，恐怕双方都会被冻僵吧？

他死死地望着咫尺外那张白玉面具，极其缓慢地将身体的重心一分分后移，让对方的剑缓缓离开自己的肺。

只有少量的血流出来。

在那样严寒的天气里，血刚涌出便被冻结在伤口上。

他花了一盏茶时间才挪开这半尺的距离。

在完全退开身体后，反手按住了右肋——这一场雪原阻击，孤身单挑十二银翼，即便是号称“中原剑术第一”的霍七公子，也留下了十三处大伤。

不过，这也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？

不赶紧去药师谷，只怕就会支持不住了。

剑抽出的一刹那，那个和他殊死搏杀了近百回合的银衣杀手失去了支撑，靠着冷杉缓缓倒下，在身后树干上擦下一道血红。

“嚓”，在倒入雪地的一刹那，他脸上覆盖的面具裂开了。

霍展白骤然一惊，退开一步，下意识地重新握紧了剑柄，仔细审视。

然而这个人的生气的确已经消散，雪落到他的脸上，也不会融化。

“唉，那么年轻，就出来和人搏命……”他叹息了一声，在那个杀手倒地之前，剑尖如灵蛇一般探出，已然连续划开了对方身上的内外衣衫，剑锋从上到下的掠过，灵活地翻查着随身携带的一切。

然而，风从破碎衣衫的缝隙里穿出，发出空空荡荡的呼啸，继续远去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霍展白一怔，顿时感觉全身上下的伤口一起剧痛起来，几乎站不住。

怎么会这样？

这是十二银翼里的最后一个了，祁连山中那一场四方大战后，宝物最终被这一行人带走，他也是顺着

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这条线索追查下来的，想来个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——这个人应该是这一行人里的首领，如果那东西不在他身上，又会在哪里？

霍展白忍不住蹙起了眉，单膝跪在雪地上，不死心地俯身再一次翻查。

不拿到这最后一味药材，所需的丹丸是肯定配不成了，而沫儿的身体眼看一日比一日弱。

自己八年来奔走四方，好容易才配齐了别的药材，怎可功亏一篑？

他埋头翻找，离对方是那么近，以至于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一双眼睛——死者的眼未完全闭上，微微合起，带着某种冷锐空茫又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直直望向天空，露出的眼白里泛出一种诡异的淡蓝。

那种淡淡的蓝色，如果不是比照着周围的白雪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只是看了一眼，心就猛然一跳，感觉有一种力量无形中腾起，由内而外地约束着他的身体。

那种突如其来的恍惚，让他几乎握不住剑。

不对！

完全不对！

本能地，他想起身掠退，想拔剑，想封挡周身门户——然而，他竟然什么都做不了。

身体在一瞬间仿佛被点中了穴道，不要说有所动作，就是眼睛也不能转动半分。

怎么回事？

这种感觉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他的身体和视线一起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“钉”在那里，无法挪开。

然后，他就看到那双已经“死亡”的淡蓝色的眼睛动了起来。

那双眼睛只是微微一转，便睁开了，正好和他四目相对。

那样的清浅纯澈却又深不见底，只是一眼，却让他有刀枪过体的寒意，全身悚然。

不好！

他在内心叫了一声，却无法移开视线，只能保持着屈身的姿态跪在雪中。

比起那种诡异的眼白，瞳孔的颜色是正常的。

黑，只是极浓，浓得如化不开的墨和斩不开的夜。

然而这样的瞳孔映在眼白上，却交织出了无数种说不出的妖异色彩。

在那双琉璃般的眼睛睁开的一刹那，他全身仿佛中了咒一样无法动弹。

那一瞬间，霍展白想起了听过的江湖上种种秘术的传说，心里蓦然一冷——瞳术？

这……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瞳术？

雪一片片落下来，在他额头融化，仿佛冷汗涔涔而下。

那个倒在雪中的银翼杀手睁开了眼睛，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，眼神极其妖异。

虽然苏醒，脸上的积雪却依然一片不化，连吐出的气息都是冰冷的，仿佛一个回魂的冥灵。

“这是摄魂。

”那个杀手回手轻轻按住伤口，靠着冷杉挣扎坐起，“鼎剑阁的七公子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”

”霍展白蓦然一惊，虽然他此行隐姓埋名，对方却早已认出了自己的身份。

杀手浅笑，眼神却冰冷，“只差一点，可就真的死在你的墨魂剑下了。

”霍展白无法回答，因为连声音都被定住。

摄魂……那样的瞳术，真的还传于世间么？

不是说……自从百年前山中老人霍恩死于拜月教风涯祭司之手后，瞳术就已失传了吗？

如今天下武林中，竟还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！

“没想到，你也是为了那颗万年龙血赤寒珠而来……我还以为七公子连鼎剑阁主都不想当，必是超然物外之人。

”杀手吃力地站了起来，望着被定在雪地上的霍展白，忽地冷笑，“只可惜，对此我也是志在必得。

”他转身，伸掌，轻击身后的冷杉。

咔嚓一声，苍老的树皮裂开，一颗血红色的珠子应声掉落手心。

霍展白低低啊了一声，却依旧无法动弹。

就是这个！

万年龙血赤寒珠——刚才的激斗中，他是什么时候把珠子藏入身后树上的？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秋水她、她……就等着这个去救沫儿的命！

不能死在这里……绝不能死在这里。

然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身体还是被催眠一样无法动弹，有强大的念力压制住了他。

在那样阴冷黑暗的眼光之下，连神智都被逐步吞噬，眼神渐渐涣散开来。

怎么……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术？

这个杀手，还那么年轻，怎么会有魔教长老才有的压迫力？

银衣杀手低头咳嗽，声音轻而冷。

虽然占了上风，但属下伤亡殆尽，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。

这一路上，先是从祁连山四方群雄里夺来了龙血珠，在西去途中不断遇到阻击和追杀。

此刻在冷杉林中，又遇到了这样一位几乎算是中原首屈一指的剑客！

他急促地呼吸，脑部开始一阵一阵作痛。

瞳术是需要损耗大量灵力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只怕头疼病又会发作。

他不再多言，在风雪中缓缓举起了手。

随着他的举手，地上的霍展白也举起了同一只手，仿佛被引线拉动的木偶。

“记住了，我的名字，叫做‘瞳’。”

“面具后的眼睛是冰冷的。”

瞳？

魔教大光明宫排位第一的神秘杀手？

魔教的人，这一次也出现在祁连山争夺那颗龙血珠了？

魔教修罗场三界里杀手如云，数百年前鼎剑阁的创始人公子舒夜便是出自其门下，百年来精英辈出，一直让中原武林为之惊叹，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

而眼前的瞳，是目下修罗场杀手里号称百年一遇的最顶尖人物。

那一瞬间，霍展白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！

瞳的手缓缓转动，靠近颈部，琉璃般的眼中焕发出冰冷的光辉。

霍展白的眼神表露出他是在多么激烈地抗拒，然而被瞳术制住的身体却依然违背意愿地移动。

手被无形的力量牵制着，模拟着瞳的动作，握着墨魂，一分一分逼近咽喉。

雪鹞，雪鹞！

他在内心呼唤着。

都出去那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

“别了，七公子。”

“瞳的手缓缓靠上了自己的咽喉，眼里泛起一丝妖异的笑，忽然间一翻手腕，凌厉地向内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！”

不由自主地，墨魂划出凌厉的光，反切向持有者的咽喉。

“嘎——”忽然间，雪里传来一声厉叫，划破冷风。

瞳脱口低呼一声，来不及躲开，手猛然一阵剧痛。

殷红的血顺着虎口流下来，迅速凝结成冰珠。

一只白鸟穿过风雪飞来，猝不及防地袭击了他，尖利的喙啄穿了他的手。

然后，如一道白虹一样落到霍展白的肩上。

是……一只鹞鹰？

尽管猝不及防地受袭，瞳方寸未乱，剧烈地喘息着捂着伤口，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对方的眼睛。

只要他不解除咒术，霍展白就依然不能逃脱。

但，即使他从未放松过对霍展白的精神压制，雪地上那个僵硬的人形却忽然动了一下！

仿佛体内的力量觉醒了，开始和外来的力量争夺着这个身体的控制权。

霍展白咬着牙，手一分分地移动，将切向喉头的墨魂剑挪开。

这一次轮到瞳的目光转为惊骇。

怎么可能！

已经被摄魂术正面击中，这个被控制的人居然还能抗拒！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来不及多想，知道不能给对方喘息，杀手瞳立刻纵身前扑，手里的短剑刺向对方心口。然而只听得铮的一声，虎口再度被震出了血。墨魂剑及时地挡在前方，拦住了瞳的袭击。地上的雪被剑激得纷纷扬起，挡住了两人的视线。那样相击的力道，让已然重伤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，眼里盛放的妖异光芒瞬间收敛，向后飞出去三丈多远，破碎的胸膛里一股血砰然涌出，在雪里绽放出大朵的红，随即不动。龙血珠脱手飞出，落入几丈外的雪地。霍展白踉跄站起，满身雪花，剧烈地喘息。雪鹤还站在他肩膀上，尖利的喙穿透了他的肩井穴，扎入了寸许深。也就是方才这只通灵鸟儿的及时一啄，用剧烈的刺痛解开了他身体的麻痹，让他及时格挡了瞳的最后一击。终于结束了。他用剑拄着地，踉跄走过去，弯腰在雪地里摸索，终于抓住了那颗龙血珠。眼前还是一片模糊，不止是雪花，还有很多细细的光芒在流转，仿佛有什么残像不断涌出，纷乱地遮挡在眼前——这、这是什么？是瞳术的残留作用么？他握紧了珠子，还想去确认对手的死亡，然而一阵风过，衰竭的他几乎在风中摔倒。“嘎！”雪鹤抽出染血的喙，发出尖利的叫声。明白了——它是在催促自己立刻离开，前往药师谷。风雪越来越大，几乎要把拄剑勉强站立的他吹倒。搏杀结束后，满身的伤顿时痛得他天旋地转。再不走的话……一定会死在这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原冷杉林里。他不再去确认对手的死亡，只是勉强转过身，朝着某一个方向踉跄前进。从十五岁进入江湖起，他就很少有将对手赶尽杀绝的习惯。大片的雪花穿过冷杉林，无声无息地降落，转眼就积起了一尺多深。那些纯洁无瑕的白色将地上的血迹一分一分掩盖，也将那横七竖八散落在林中的十三具尸体埋葬。巨大的冷杉树林立着，如同黑灰色的墓碑，指向灰冷的雪空。白，白，还是白。自从走出那片冷杉林后，眼前就只余下了一种颜色。他不知道自己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到了哪里，只是一步一步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头顶不时传来鸟儿尖厉的叫声，那是雪鹤在半空中为他引路。肺在燃烧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灼烤般刺痛，眼前的一切更加模糊起来，一片片旋转的雪花仿佛都成了活物，展开翅膀在空中飞舞，其间浮动着的数不清的幻象。“哈……嘻嘻，嘻嘻……霍师兄，我在这里呢！”雪花里忽然浮出一张美丽的脸，有人对他咯咯娇笑，“笨蛋，来捉我啊！”捉住了，我就嫁给你。“秋水？”是秋水的声音？……她、她不是在临安么，怎么到了这里？难道是……难道是沫儿的病又加重了？他往前踏了一大步，伸出手想去抓住那个雪中的红衣女子，然而膝盖和肋下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只是一转眼，那个笑靥就湮没在了纷繁的白雪背后。奔得太急，枯竭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，在走了三步后颓然倒下。然而他的手心里，却一直紧紧握着那一枚舍命夺来的龙血珠。“嘎——嘎。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”雪鹤在风雪中盘旋，望望远处已然露出一角的山谷，叫了几声，又俯视再度倒下的人，焦急不已，振翅落到了他背上。

“嚓”，尖利的喙再度啄入了伤痕累累的肩，试图用剧痛令垂死的人清醒。

但是，这一次那个人只是颤了一下，再也不能起来。

连日的搏杀和奔波，已然让他耗尽了所有体力。

“嘎嘎！”

”雪鹤的喙上鲜血淋漓，爪子焦急地抓刨着霍展白的肩，抓出了道道血痕。

它在发现主人真的再也不能回应时，踌躇了一番，终于展翅飞去，闪电般投入了前方葱茏的山谷。

冰冷的雪渐渐湮没了他的脸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白色里依稀有人在欢笑或歌唱。

“霍展白，我真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。”

”忽然间，雪中再度浮现了那个女子的脸，却是穿着白色的麻衣，守在火盆前恨恨地盯着他——那种白，是丧服的颜色，而背景的黑，是灵堂的幔布。

她的眼神是那样的哀痛彻骨，冰冷得接近陌生，带着深深的绝望和敌意。

他怔在原地。

秋水……秋水。

那时候我捉住了你，便以为可以一生一世抓住你，可为何……你又要嫁入徐家呢？

那么多年了，你到底是否原谅了我？

他想问她，想伸出手抹去她眼角的泪光，然而在指尖触及脸颊前，她却在雪中悄然退去。

她退得那样快，仿佛一只展翅的白蝶，转瞬融化在冰雪里。

他躺在茫茫的荒原上，被大雪湮没，感觉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也逐渐变得空白一片。

他开始喃喃念一个陌生的名字——那是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拯救。

那个既贪财又好色的死女人，怎么还不来？

在这个时候放他鸽子，玩笑可开大了啊……他喃喃念着，在雪中失去了知觉。

远处的雪里，依稀传来了窸窣声。

那是有什么东西，在雪地里缓慢爬行过来的声音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雪还是那样大，然而风里却传来了隐约的银铃声，清脆悦耳。

铃声从远处的山谷里飘来，迅疾地几个起落，就到了这一片雪原上。

一顶软轿落在了雪地上，四角上的银铃在风雪中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咦，没人嘛。”

”当先走出的绿衣使女不过十六七岁，身段袅娜，容颜秀美。

“绿儿，雪鹤是不会带错路的。”

”轿子里一个慵懒的声音回答，“去找找。”

“是。”

”四个使女悄无声息地把撩开的帘子挂好，退开。

轿中的紫衣丽人拥着紫金手炉取暖，发间插着一枚紫玉簪，懒洋洋地开口，“那个家伙，一定又是趴在了半路上，他总是让我们出来接，实在麻烦啊——哼，下回的诊金应该收他双倍才是。”

”“只怕七公子付不起，还不是以身抵债？”

”绿儿掩嘴一笑，却不敢怠慢，开始在雪地上仔细搜索。

“嘎——”一个白影飞来，尖叫着落到了雪地上，爪子一刨，准确地抓出了一片衣角。

用力往外扯，雪扑簌簌地落下，露出了一个僵卧在地的人形。

“咦，在这里！”

”绿儿道，弯腰扶起那个人。

那个人居然还微微睁开眼睛，看到来人，微弱地翕动着嘴唇。

“别动他！”

”耳边风声一动，那个懒洋洋的谷主已然掠到了身侧，一把推开使女，眼神冷峻，第一个动作便是弯腰将手指搭在对方颈部。

怎么？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绿儿跟了谷主多年，多少也学到了一些药理皮毛，此刻一看雪下之人的情形先吃了一惊。

跟随谷主看诊多年，她从未见过一个人身上有这样多、这样深的伤！

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遍布全身，血凝结住了，露出的肌肤已然冻成了青紫色。

这个人……还活着么？

“还好，脉象未竭。”

“在风中凝住了半晌，谷主才放下手指。”

那个满身都是血和雪的人抬起眼睛，仿佛看清了面前的人影是谁，露出一丝笑意，嘴唇翕动着，吐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，“啊……是、是你来了？”

“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，将左手放到她手心，立刻放心大胆地昏了过去。”

“倒是会偷懒。”

“她喃喃抱怨了一句，注意到伤者的左手紧紧握着，她皱了皱眉，伸手掰开，忽地脸色一变——一颗深红色的珠子滚落在她手心，带着某种逼人而来的凛冽气息。

这、这是……万年龙血赤寒珠？

原来是为了这个！

真的是疯了……他真的夺来了万年龙血赤寒珠！

可是，即便是这样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她怔了半晌，收起了那颗用命换来的珠子，咳嗽了几声，抬手招呼另外四个使女，“帮我把他抬到轿子里去——一定要稳，不然他的脏腑随时会破裂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显然是处理惯了这一类事情。”

四个使女点头，足尖一点，俯身轻轻托住了霍展白的四肢和肩背，平稳地将冻僵的人抬了起来。

“咳咳……抬回谷里，冬之馆。”

“她用手巾捂住嘴咳嗽着，吩咐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四名使女将伤者轻柔地放回了暖轿，俯身灵活地抬起了轿。”

足尖一点，便如四只飞燕一样托着轿子迅速返回。

风雪渐渐小了，整个荒原白茫茫一片，充满了冰冷的让人窒息的空气。

“咳咳，咳咳。”

“她握着那颗珠子，看了又看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眼神渐渐变得悲哀。”

这个家伙，真的是不要命了。

可是，就算是这样……又有什么用呢？

“小姐，你干吗把轿子让给他坐？”

难道要自己走回去么？

“她尚自发怔，旁边的绿儿却嘟囔着踢起了一大片雪，“真是个惹人厌的家伙啊，手里只拿了一面回天令，却持续来了八年，还老欠诊金……小姐你怎么还送不走这个瘟神？”

““咳咳，好了好了，我没事，起码没有被人戳了十几个窟窿。”

“她捧着紫金手炉，躲在猞猁裘里笑着咳嗽，“难得出谷一趟，看看雪景也好。”

““可是……”绿儿担忧地望了她一眼，“小姐的身体禁不起……”“没事。”

“她摇摇手，打断了贴身侍女的唠叨，“安步当车回去吧。”

“然后，径自转身，在齐膝深的雪里跋涉。”

雪花片片落到脸上，天地苍茫，一片雪白。

极远处，还看得到烟织一样的漠漠平林。

她呼吸着凛冽的空气，不停地咳嗽着，眼神却在天地间游移。

多少年了？

自从流落到药师谷，她足不出谷已经有多少年了？

多么可笑……被称为“神医”的人，却病弱到无法自由地呼吸空气。

“小姐！”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”绿儿担忧地在后面呼喊，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大氅追了上来，“你披上这个！”

”然而她忽地看到小姐顿住了脚步，抬手对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眼神瞬间雪亮。

“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”侧头倾听着风雪里的某种声音，她喃喃道，霍然转身，一指，“在那里！”

”“刷”，话音方落，绿儿已然化为一道白虹而出，怀剑直指雪下。

“谁？”

”她厉喝。

一蓬雪忽地炸开，雪下果然有人！

那人竟赤手接住了那一剑！

然而，应该也是已经到了油尽灯枯，那人勉强避开了那一击后就再也没有力气，重新重重地摔落在雪地里，再也不动。

绿儿惊魂方定，退开了一步，拿着剑对着对方的后心，发现他真的是不能动了。

“是从林里过来的么……”小姐却望着远处喃喃道，目光落在林间。

那里，一道深深的拖爬痕迹从林中延出，一路蜿蜒着依稀的血迹，一直延伸过来。

显然，这个人是从冷杉林里跟着霍展白爬到了这里，终于力竭。

“小姐，他快死了！”

”绿儿惊叫了一声，望着他后背那个对穿的洞。

小姐却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“搜一搜，身上有回天令么？”

”“没有。”

”迅速地搜了一遍，绿儿气馁。

看来这个人不是特意来求医的，而是卷入了那场争夺龙血珠的血战吧？

这些江湖仇杀，居然都闹到大荒山的药师谷附近来了，真是扰人清静。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

”她毫不犹豫地转身，捧着紫金手炉，“亏本的生意可做不得。”

”这个武林向来不太平，正邪对立，门派繁多，为了些微小事就打个头破血流——这种江湖人，一年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个，如果一个个都救，她怎么忙得过来？

而且救了，也未必支付得起药师谷那么高的诊金。

“可是……”出人意料的，绿儿居然没听她的吩咐，还在那儿犹豫。

“可是怎么？”

”她有些不耐烦地驻足，转身催促，“药师谷只救持有回天令的人，这是规矩——莫非你忘了？”

”“绿儿不敢忘。”

”那个丫头绞着手站在那里，眼光却在地上瞟来瞟去，唇角含笑，“可是……可是这个人长得好俊啊！”

”跟了谷主那么些年，她不是不知道小姐的脾气。

除了对钱斤斤计较，谷主也是个挑剔外貌的人——比如，每次出现多个病人，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先挑年轻英俊的治疗；比如，虽然每次看诊都要收极高的诊金，但是如果病人实在拿不出，又恰好长得还算赏心悦目，爱财的谷主也会放对方一马。

例如那个霍展白。

“很俊？”

”薛谷主果然站住了，挑了挑眉，“真的么？”

”“嗯。”

”绿儿用剑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，“比那个讨债鬼霍展白好十倍！”

”“是么？”

”薛紫夜终于回身走了过来，饶有兴趣，“那倒是难得。”

”她走到了那个失去知觉的人身侧，弯腰抬起他的下颌。

对方脸上在流血，沾了一片白玉的碎片——她的脸色霍地变了，捏紧了那个碎片。

这个人……好像哪里看上去有些不寻常。

## &lt;&lt;七夜雪&gt;&gt;

她抬手拿掉了那一块碎片，擦去对方满脸的血污，凝视着。

面具裂开后露出的那张脸，竟然如此年轻。

的确很清俊，然而却孤独。

眼睛紧紧闭着，双颊苍白如冰雕雪塑，紧闭的眼睛却又带着某种说不出的黑暗意味。

让人乍然一见便会一震，仿佛唤醒了心中某种深藏的恐惧。

“啊……”不知为何，她脱口低低叫了一声，感觉到一种压迫力袭来。

“怎么样，长得还不错吧？”

“绿儿说，救不救呢？”

“她的脸色却渐渐凝重，伸出手，轻轻按在了对方闭合的眼睛上。

这里，就是这里。

那种压迫力，就是从这一双闭着的眼睛里透出的！

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，居然能让她都觉得惊心？

“还没死。

”感觉到了眼皮底下的眼睛在微微转动，她喃喃说了一句，若有所思——这个人的伤更重于霍展白，居然还能跟踪着爬到了这里！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力？

她隐隐觉得恐惧，下意识地放下了手指，退开一步。

然而，就在那一瞬间，那个垂死的人忽然睁开了眼睛！

琉璃色的眼睛发出了妖异的光，一瞬间照亮了她的眼眸。

那个人似乎将所有残余的力量都凝聚到了一双眼睛里，看定了她，苍白的嘴唇翕动着，吐出了两个字：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她的神智在刹那间产生了动摇，仿佛有什么外来的力量急速地侵入脑海。

妖瞳摄魂？

只是一刹那，她心中恍然。

来不及想，她霍地将拢在袖中的手伸出，横挡在两人之间。

## <<七夜雪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七夜雪》是沧月最重要的代表作品，在这部作品中，我们能够感觉到沧月内心的渴望及转变。  
《七夜雪》表面上写的是武侠，而实际上写的是一段人们内心里渴望已久的爱情。

——中国图书商报《七夜雪》是沧月式武侠的最巅峰作品，这本书的出现，提前导致了大陆新武侠的高峰。

而本书也应该是沧月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武侠作品了，之后的沧月开始写玄幻小说《镜》系列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《七夜雪》应该算是月式武侠的绝响。

——网友评论沧月的文章，其实是披着武侠的言情。

她笔下的角色，都有着深深的执著，或为爱死，或为爱生，缘分一尽，拔剑生死，不迟疑，不犹豫，有的只是一颗颗坚定而决绝却被伤透的心。

——网友评论七夜雪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放弃和妥协的故事，都说七夜雪是沧月最好的小说，七夜雪是以其中的感情在她的武侠小说中取胜的。

沧月的武侠，感情都很华丽。

比如夜船吹笛雨潇潇，再比如飞天，亦或者她的早期作品听雪楼。

而七夜雪的感情，却很平淡，但亦可以伤人三分。

那是人面对时光的无力感，是人面对感情流逝的隐喻痛苦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

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亦变。

不错，在岁月的洪流中，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留下。



<<七夜雪>>

编辑推荐

《七夜雪》更是成为沧月作品的巅峰。  
2011年，沧月将整个系列重新编排、润色。  
并邀请著名插画师ENO绘制封面及内文插图，由业界最著名设计师熊琮工作室重新装帧设计，力图以全新硬精装的形式，赋予鼎剑阁系列时代经典的魅力。  
全书包括精彩的8P彩图及随书附赠鼎剑阁十周年纪念明信片，沧月十周年不发售纪念册抽奖回函。  
天宇是个覆盆，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。  
天地是飘摇的逆旅，昼夜是光阴的门户。  
多少帝王和荣华，在不多时又匆匆离去——来如流水兮，逝如风。  
不知何来兮，何所终……十年踪迹十年心，沧月出道十周年，典藏纪念版。

<<七夜雪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